

书屋

谨以此书敬献给那些
相信爱情
珍视爱情
即使身处逆境
仍能捍卫爱情的人们



与

张化龙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少年

Flower and boy



1247.57/5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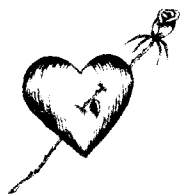
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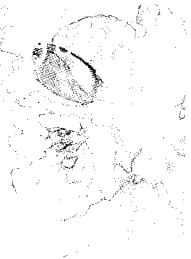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690497



flower and boy



花儿与少年
——张化龙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花儿与少年 / 张化龙著. -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4.10

ISBN 7-5043-4369-2

I . 花... II . 张... III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99228 号

花儿与少年

作 者:	张化龙
责任编辑:	佟 昕
封面设计:	孙 初
责任校对:	萧 于
监 印:	赵 宁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86093580 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9号(邮政编码 100045)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林业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25 (千) 字
印 张:	9.5 印张
版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43-4369-2/I·568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录



引 子.....	2
第一章.....	5
第二章.....	25
第三章.....	52
第四章.....	89
第五章.....	157
第六章.....	171
第七章.....	189
第八章.....	244
第九章.....	262
尾 声.....	290
后 记.....	298





引子



这是1979年的春天。

春天，像清纯美丽的少女轻盈地走来了。它驱散了冬日的严寒和阴霾，给人们带来了温暖和柔情；它给大地带来了勃勃生机，处处呈现着桃花映红、梨花撒银和油菜花播金的迷人景象。春天的风像柔软的轻纱似的，使人感到那样舒服和温和。不时飘来一阵阵醉人的花香，让人们不由得抬起头来眺望那发出香风的果园。

这是华北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庄，距离县城虽然只有20多里路，但由于交通不便利，因此比别的地方显得格外幽静。村子的四周果园遍布，果树成林，很久以来这里盛产的雪花梨远近闻名，村子由此得名“梨花店”。

梨花店的西头座落着几排整齐的砖房，大门上方半圆形的牌子上有五个醒目的大字：梨花店中学。梨花店中学是一所普通的农村中学，规模不大，校舍不多，共有700多名学生，30多位老师。学生们来自周围几个公社，老师们也大都家在附近，只有少数家在城里。

晌午的太阳显得格外明媚。老师和学生都回宿舍休息去了，校园内见不到一个人，只有传达室里的老李头在温暖的阳光下，坐在椅子上打瞌睡。

“丁零零，丁零零……”一阵断断续续的电话铃声把老李头吵醒，他站起来，打了一个哈欠，慢腾腾地拿起了电话。

“喂！你要哪里呀？”他漫不经心地问道。

“您那里是梨花店中学吗？”电话里传出了急促但又十分礼貌的问话。

“是啊，你找谁？”





“麻烦您给找一下罗亚琳同志。”

“找罗老师吗？好，你等一下！”

老李头放下电话，刚要去找人，好像又想起了什么。他又重新拿起电话。

“喂！”老李头刚说了一个字，就被对方打断了。

“请问罗亚琳在吗？”

“你别着急，我还没给你找去哪！我想问一下，你是谁呀？在什么地方哪？”

“我……”对方显得很窘，他可能为自己过分着急而脸红。停顿了一会儿他才说：“我是从北京来的，现在在县火车站邮局。您告诉罗亚琳，我是个军人，姓洪。”

老李头放下了电话，微笑填满了脸上的皱纹。他一边往外走，一边念叨着：

“北京来的——是个军人——姓洪。”老李头走出传达室，晃悠悠地向校园北侧的女教师宿舍走去。

这时，在县火车站邮局的电话间里，那位自称从北京来的姓洪的军人正拿着话筒坐在椅子上焦急地等待着。他叫洪新华，看上去已经是三十五六岁了，穿着一身崭新的军装，显得威武英俊，一双深邃的黑眼睛炯炯有神。他静静地坐在椅子上，表情在不停地变换着：时而流露出按捺不住的喜悦和期待，时而紧皱着眉头陷入对往事的痛苦回忆。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下意识地用手拍了拍衣服，样子显得轻松一些，意思是一切总算过去了。当时间一秒又一秒地过去时，他的心也一秒又一秒地紧张起来，他把话筒紧贴在耳朵上，仿佛生怕什么声音跑掉似的。由于心情紧张，他的脸涨得通红，一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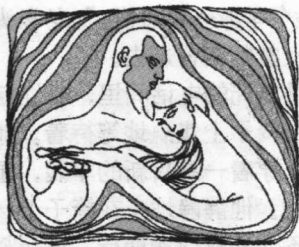




黑晶晶的眼睛显得那样深奥。为了缓和一下气氛，他站起来，看了看手表，过了一会，他好像想起了什么，把话筒从右手换到左手，然后用右手从左胸上衣口袋中掏出几张已经发黄的照片。

20多年来，这照片他不知看过多少遍，也不知激动过多少次心跳。这照片积聚了多少悲欢离愁，记录了他人生的最爱、最痛和最热切的期望。他看着照片，眼睛湿润了，嘴里喃喃地说：

“小琳呀，小琳！我总算找到你了，我已经11年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





第一章



1

1956年秋天，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

位于华北的望州市，繁华的南大街上熙熙攘攘，车水马龙。不太宽敞的街道几乎被人流挤满。街道两侧大大小小的商店林立，醒目的广告、招揽顾客的标牌比比皆是，玻璃橱窗里陈列的各式各样的商品五光十色，琳琅满目。

在这拥挤的人流中，一前一后走着两个学生。走在前面的男学生身材颀长，红润的圆脸上嵌着一双黑晶晶的圆眼睛，高高的鼻梁，还有那经常含笑的嘴唇，显现出聪慧和醇厚，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小伙子。他推着一辆半旧的自行车，车架上捆绑着两个小行李卷，车把上挂着网兜和书包，随着人流缓缓地向前走着。跟在他后面的是个女学生，个子不太高，扎着两条小辫子，白胖胖的脸蛋上生有一双晶莹的大眼睛，柔软的长睫毛逗人喜欢。他们显然被这过分拥挤的街道搞得不耐烦了，男学生微锁着眉头，他几次试着超过前面挡路的行人都没成功。女学生噘着小嘴，不满意地嘟囔一句：

“新华哥，这条街啥时候才能走到头哇？”

“小琳，别着急，前面一过桥人就少了。”男学生回过头来安慰他的小伙伴。

当他们过了一座大桥之后，果然人流稀疏了。他们过桥不久就拐到向东去的一条土路上，又穿过几条小巷，看到了学校的大门。

这是本市的第一中学，也是市内历史最悠久的中学。它原是一





所教会兴办的学校，过去只有为数不多的少爷公子、有钱人家的子弟才能来校读书。解放后，经过改造、调整和充实，现在已是全省闻名的重点中学之一了。

这个名叫新华的男学生姓洪，今年15岁，是本校初中三年级的学生。他的父亲洪云普出身于塞北山区农村，是位参加革命工作多年的干部，时任望州市委统战部部长。他的母亲于芳也是在抗战时期参加了革命，现在在本市建筑设计院工作。家里还有一个6岁的妹妹新燕。

女学生名叫罗亚琳，今年只有13岁，她刚刚考入本校的初中一年级。她的父亲罗子滨早年曾出国留学，是位建筑设计专家，现在于芳所在的设计院里担任总工程师。她的母亲王照月是个家庭妇女。亚琳还有一个比她大5岁的哥哥亚东和比她小10岁的弟弟亚明。亚东原来也在这所中学上学，今年夏天考上大学到外埠念书去了。

洪新华走到学校门口，停下步子，扶住自行车，回过头来对落在后面的罗亚琳说：

“小琳，你瞧，到咱们学校了！”他用手指指大门口上方的横牌。

“啊，真是……”罗亚琳三步并作两步走到洪新华的身旁，兴奋地瞧了瞧这所陌生的学校，她用手里理散落在耳边的乱发，紧跟洪新华走进校园。

步入校园，映入罗亚琳眼帘的是花繁林茂的校景。几百棵高大挺拔的白杨树环抱着一排排整齐的教室。在教室与教室之间的空地上栽满了郁郁葱葱的丁香。在宿舍前、在围墙边，刺槐、红枫、芙蓉、紫藤随处可见。那些树木亭亭层列，那些花朵芳香宜人、仪态万千。这里犹如一座小小的花园，带给人们的是无法描述的美感和诗意。罗亚琳这个性情恬静、举止文雅、多虑少言的少女一下子就喜欢上这个环境优美的学校。

罗亚琳初来乍到，人地生疏。在这样一个新的环境里，周围的一切都使她感到胆怯。她从小生长在优裕、充满母爱的家庭里，从未离开过家，现在到学校里过独立生活，十几个同学住在一间不大的宿舍，一日三餐除了小米稀饭、玉米面饼子和咸菜、白菜汤之外，就没有别的食品，这对她来说如同到了另外一个天地。开始几天，她

不适应，非常想家，想妈妈，晚上睡觉时，好几次把头蒙在被子里暗暗流泪。她又是一个很爱面子的人，她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她性格脆弱、吃苦性差的弱点。这时，只有洪新华照顾她、帮助她，他成了唯一能够给她温暖和安慰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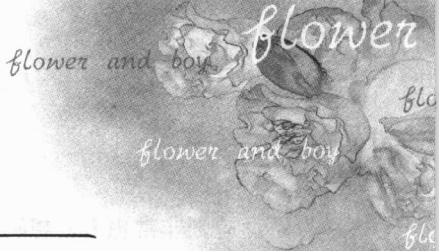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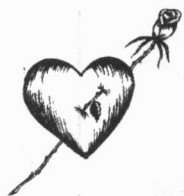
洪新华是个品学兼优的孩子。他在上小学时，功课并不太突出。升入中学后，他比过去知道用功了，加上比他高好几年级的罗亚东的热心辅导，他的功课这两年里明显地窜了上去，就好像向日葵窜过篱笆一般。由于这点，他深得老师和父母的欢心。这个当年受过罗亚东多方照顾的洪新华，现在好像还债一样，以更大的热情和耐心照顾着罗亚琳。每到大课间，洪新华总是到罗亚琳的教室看看她；吃饭的时候，经常到她的桌前关照一下；帮她安排一天的生活。遇到她愁眉紧锁的时候，他要么带她在校园周围散散心，要么给她讲几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每逢星期六下午，洪新华就带着兴高采烈的罗亚琳回到他们居住的设计院家属大院，把她交给早就盼望女儿回来的罗伯母。

洪家与罗家只有一墙之隔，虽然他们两家的大人出身于截然不同的家庭，并且走过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但是相处得十分融洽。罗子滨十分敬佩洪云普这位朴实、正派、身居高位却又平易近人的职业革命家。洪云普也很尊重罗子滨这位刚毅、正直、才华横溢又勇于直言的爱国工程师。王照月和于芳有着相仿的性格，她们温柔、善良、娴静，对孩子们充满了慈爱。到了孩子这一辈，更是不分彼此，他们兄弟姐妹相称，相亲相爱如同一家人。

在假日里，洪新华和罗亚琳一起帮助家里做家务，提水、洗衣服、劈柴、买粮食，样样活都干。不论谁家的煤烧完了，他们都是一起去拉。自然，每次总是新华在前面拉车，亚琳在后面使劲儿地推。闲暇之时，他们经常带着新燕和亚明出入电影院、运动场。相处几年，他们之间居然没有发生过一件不愉快的事。

寒来暑往，光阴似箭。洪新华和罗亚琳在学校无忧无虑的生活中幸福地度过了两年。如果不是一件特殊的使命将他们连接在一起，也许他们青梅竹马的生活还要一直过下去。





2

洪新华和罗亚琳一生都不会忘记1958年深秋那个冰冷的下午。秋风无情地扫荡着地上干枯的树叶，街道两旁林木已经光秃秃的了，灰色的天空浮动着层层乌云，说不定就要下雨了。

而此时，火车站内外却锣鼓喧天，热闹异常，一幅幅横标写着醒目的大字：“热烈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凯旋归来！”“欢迎您——我们最可爱的人！”“中朝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伟大友谊和团结万岁！”喇叭里反复播送着《志愿军战歌》、《金日成将军之歌》、《东方红》、《北京——平壤》等歌曲，宽敞的月台上密密麻麻地围满了人群，这是本市各个中学的学生们正在与归国的志愿军官兵联欢。

为了欢迎最可爱的人，望州市各个中学都编排了最精彩的节目。四中的舞蹈《采茶扑蝶》、三中的表演唱《说嫂嫂》、二中的《军乐合奏》都是非常吸引人的，压场的节目却是一中的舞蹈《花儿与少年》。

为了排练《花儿与少年》这个舞蹈，一中的学生会选来选去，洪新华和罗亚琳被推选扮演舞蹈中的男女主角——美少年和红牡丹。洪新华和罗亚琳的身材适中，容貌又是格外出众，加上同学们都知道他俩感情很好，平时兄妹相称，那就更适合扮演相爱的一对少男和少女了。对于17岁的洪新华和15岁的罗亚琳来说，扮演这类角色使他们感到很难为情，可是为了慰问志愿军叔叔，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演出开始时，伴随着《花儿与少年》那悦耳动听的音乐，6名穿着鲜艳服装的少女载歌载舞首先入场。红牡丹的扮演者罗亚琳身穿红色上衣被簇拥在那群穿着粉红色上衣的姑娘中间，显得格外娇艳。姑娘们边唱边跳，镶嵌在衣服上的珍珠折射出耀眼的光亮。姑娘们悠扬地唱道：

“春季里呀到了这，迎春花儿开，迎春花儿开，年轻的女儿们踩呀踩青来，小呀啊哥哥！小呀啊哥哥，小呀哥哥手拖上手儿来……”

一会儿，头戴白色圆形遮阳帽的6名小伙子搭了腔。美少年的扮演者洪新华与众不同的是，他戴的那顶遮阳帽上方有一个红穗。



他同伙伴们步入场内，愉快地和姑娘们边舞边唱：

“山里高不过凤凰山，凤凰山站在白云端。花儿里为王的红牡丹，红牡丹它开在春天。川里美不过大草原，大草原铺上绿绒毯。人中间英俊的是少年，少年是人间的春天……”

优美的乐曲、轻歌曼舞的表演，充满了幸福的激情，是那么地欢乐，那么地畅美！他们是在热烈地礼赞生命，礼赞春天，礼赞人间纯真的爱情。围观的人们被舞蹈带入了一个美好的境界里，尽情地沐浴在美和爱的海洋中。在舞蹈结尾，红牡丹轻轻地倚在美少年怀里，美少年用右手轻轻地搂着红牡丹的纤腰，两人对视着、微笑着，在姑娘和小伙子们的簇拥下绕场一周，场内的人们齐唱道：

“凤凰山的山头呀穿破了天，一眼望不尽的大草原。草原上的牡丹闹春天呀，春天的牡丹惹了少年。少年人爱上了红牡丹呀，红牡丹爱上了少年……”

不知是穿着红衣服的缘故，还是由于过分的激动和害羞，此时，罗亚琳的脸蛋红通通的，宛如一朵含羞待放的红牡丹。罗亚琳无限娇媚的姿色深深地震撼了凝视着她的洪新华，他过去从未发现罗亚琳居然是这样的美丽俊俏，他第一次动情地心跳了。

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当他们退场时，人们报以极其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接着喇叭播送出朝鲜民族舞蹈的乐曲，于是学生们与志愿军官兵跳起了集体舞，人们在欢呼，车站在欢笑，整个月台上沉浸在一片欢腾的海洋中。

在热烈的掌声和口号声中，志愿军官兵又纷纷登上了火车，他们还要继续向南走。洪新华和罗亚琳并排站在人群的前面，他们仍然穿着刚才演出的服装，显得格外突出。这时从列车后面走来一位30岁上下的大尉军官，他迈着矫健稳重的步伐，威武中透着英俊，和蔼可亲的方形脸上挂满了笑容。他边走边向欢呼的群众频频招手，当他走到洪新华和罗亚琳跟前时，停住了脚步。

“哦，你是美少年！”他用右手拍拍洪新华的肩膀，洪新华用双手搂住了他的胳膊。

“你是红牡丹，对吧！”他又用左手拍拍罗亚琳的肩膀，罗亚琳害羞地低下了头。





flower and boy flower
flower and boy flower

“你们的表演好极了，感谢你们啊！”

“不，应该感谢志愿军叔叔！”洪新华回答道。

“你们都是好孩子，希望你们快快长大，早点同我们一道建设祖国、保卫祖国。”

洪新华和罗亚琳会意地点点头。

这位军官从上衣口袋掏出了两只小书签，然后郑重其事地送给洪新华和罗亚琳。

“孩子们，送给你们作纪念吧！”他用双手把洪新华和罗亚琳两人紧紧地靠在一起说：

“好孩子，再见吧，希望以后能再见到你们！”

“谢谢叔叔！”洪新华和罗亚琳异口同声地说。

此时，正好有位拿相机的记者走过来，这位大尉连忙喊住他：

“记者同志，请你给我们合个影，好吗？”

“好的，好的！”记者赶紧举起相机拍了一张。

“等一下！”大尉又招呼了其他人，有志愿军战士，也有参加演出的学生。

记者连续给他们拍了好几张。

“呜——”火车头发出一声长鸣。

“许教导员，快上车吧，车快开了！”车上的一个人向大尉军官边挥手边喊。

“好，这就来！”大尉与洪新华、罗亚琳紧紧地握了握手，然后敏捷地转身向前跑了几步，一个箭步窜上了刚刚开动的列车，他上车之后摘下帽子不断地向人群挥动着。

洪新华与罗亚琳依依不舍地目送着列车离去，直到看不到影子了才随人群拥出车站。洪新华这时仔细地看了一下刚才收到的珍贵礼物——书签。这是一只普通的书签，它的正面是一个牧童牵着一头牛，画面上写着：

大黄牛，肥又大，土改之后到我家。

洪新华翻过来看到背面的字是：

感谢祖国人民！

许书海 58、11

罗亚琳也正在看书签，洪新华凑了过去，发现两只书签不但画面一样，连后面的签字也一字不差。

“刚才那位大尉一定就是叫许书海了。”洪新华说道。

“人们喊他许教导员是怎么回事？”罗亚琳问。

“教导员是部队里的职务吧，恐怕官儿还不小呢。你瞧他待人多和气，以后我要能当兵在他手下该多好啊……”洪新华还想说下去，罗亚琳打断了他：

“咱们快去卸妆吧，要不咱们没法子回家了。”说完他们一起向车站候车室跑去。

第二天，《望州日报》在显著位置报道了本市热烈迎送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的消息，并刊登了志愿军官兵与演出节目学生的合影。几天后，洪新华收到了当地报社寄来的在车站演出舞蹈《花儿与少年》的剧照。当洪新华把这张两人携手并肩、翩翩起舞的照片给罗亚琳看的时候，亚琳一下子羞红了脸，她抢过照片扭头就跑了。

3

1958年的冬天来到了，朔风呼啸，冰雪凌厉。洪云普端坐在办公室写字台前的椅子上，神色凝重地在看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是市建筑设计院向市委写的一个报告。报告中说，“根据群众的检举揭发以及本院右派分子人数比例不够的情况，决定增划罗子滨和赵梦虹二人为右派分子，请市委审批”。文件中还附上了罗、赵二人的主要反党言论等。罗子滨是无党派人士的市政协委员，赵梦虹是共产党员身份的市政协委员，市委书记薛云将这份报告转到主要负责市政协工作的洪云普这里，请他拿一个原则性的意见。

洪云普对罗子滨比较熟悉，一是在市政协开会时经常见面，印象颇好；二是两家相邻住在设计院家属大院，平时来往很多。洪云普对赵梦虹就更熟悉了，于芳的胞姐于香是赵梦虹的亲嫂子，于芳与赵梦虹又在同一个单位工作，住在同一个大院，平时来往也很密切，于芳和洪云普称呼赵梦虹为“表姐”。

洪云普先仔细看了关于罗子滨反党言论的附件。附件中说，罗





flower and boy
flower
flower and boy
flower

子滨的反党言论主要集中在1957年5月市委统战部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发表的讲话。他的反党言论有二：一是诬蔑共产党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从根本上说，就是不尊重他自己；二是诬蔑党的干部腐化堕落，全盘否定党的干部，就是为推翻共产党做舆论准备。洪云普把附件看了一遍又一遍，心如铅块般沉重。他来回在办公室里走动，不时停下来凝视着窗外。微弱的光线斜射在他的脸上，他陷入了茫然的回忆。

那是去年5月上旬的一天，由他主持了一次座谈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为配合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市委统战部邀请党外人士给共产党提意见。全市各民主党派的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市建筑设计院总工程师罗子滨和望州一中生物课老师程致远均作为无党派人士参加了会议。

洪云普记得，那次会议先由他代表市委讲话，他对与会者表示了欢迎和感谢后，诚恳地希望在座的各位同志对市委市政府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或批评。他还说，可以指名道姓地批评，包括批评我个人。洪云普在结束开场白时说：“毛主席教导我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们党就是按照毛主席的这个教导，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请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会上，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负责人相继发言。他们在发言中，充分肯定了望州市解放9年来，市委市政府在领导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也诚恳地对市委市政府的工作提出了批评。几位无党派人士发言时，也大体表达了上面的意见，只是所举的事例更具体一些，有的指名道姓批评某些党员干部的不良行为，有的虽然未点名，但在座的人也都明白在说谁。洪云普对于几位提到的具体事例发言非常重视，他又询问了详情，记在了本子上，准备会后调查处理。

后来，一位家在农村的人发了言。他重点反映了个别村干部作风恶劣、打骂群众的事。由于他讲到这类事时很激动，嗓门也很大，好像慷慨激昂地在演说。

“洪部长，您说，如果村干部都像他那样横行乡里、鱼肉百姓，这共产党不就与国民党一样了吗？”发言人愤愤不平地说着。

“请你把这个人的名字告诉我，我们一定严肃查办，决不护短。”

洪云普气愤地说，并记下了这个败类的名字。

洪云普记得，在这位同志发言之后，会议冷了一会儿场，与会者议论纷纷，没有人提出要发言。这时，他看到坐在他右边不远的程致远像是要发言的样子。于是，洪云普转过身子对程致远说：

“致远同志，你要不要说几句？”

“我是要说几句，不过事先声明一下，我的话可能不太中听，刺耳得很哪！”

“没关系的，有话请讲。”

“好吧！”程致远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他在讲话中，轻描淡写地讲了几句这几年市里的成绩，然后，话锋一转，声色俱厉地对共产党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批判共产党的观点主要集中在四点：

第一、他认为，共产党是一个“权欲熏心”的政党。因为从中央、省里到市里，主要领导职务都由共产党人来把持，这简直是“党天下”了。“你们口口声声说是‘人民政权’，人民有什么权利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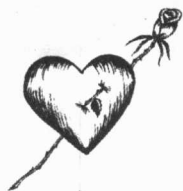
第二、他认为，共产党是与国民党一样的腐败的党。他说，解放以来还不到十年，共产党的贪官污吏比比皆是，虽说刘青山、张子善被枪毙了，但还有成千上万个刘青山、张子善仍在为非作歹。“这些人与国民党反动派有什么区别？难道不需要打倒他们，难道不该追究共产党的责任吗？”

第三、他认为，共产党最不民主。虽然表示尊重各民主党派，实际上只是把他们当做花瓶。他认为，这种不民主的现实必须用“多党制”才能彻底解决。“看看人家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竞选，谁得人心谁上台，谁不得人心谁下台。这才叫民主，这才叫公平嘛！”

第四、他认为，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建设一团糟。他说，这些从山沟里出来的“土包子”懂得什么。“为了人民的利益，你们还不该让贤下台吗？”

在他发言之中，许多人在窃窃私语，有的连连摇着头。洪云普时而皱一皱眉，时而也忍不住摇摇头，但他手中的笔却一直没有停过。





坐在洪云普左面的罗子滨显然被程致远的发言激怒了。他的脸紧绷着，这是被压抑的愤怒所引起的。当程致远刚刚发言完还未坐下时，罗子滨就腾地站了起来，冲洪云普说：

“洪部长，我想说几句。”

“哦，罗总，请说吧！”

“我完全不赞成程致远同志刚才的发言！”罗子滨说的第一句就开门见山，观点明确，洪云普不由得转过身向他投去敬佩的目光。

洪云普至今记忆犹新，罗子滨在发言中针对程致远的四个观点逐一进行了严厉的批驳。

第一、他认为，共产党是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流血牺牲，才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推翻了三座大山，赢得了政权。为此，党的几十万优秀儿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江山是共产党打下来的，共产党应该而且完全有能力来领导国家。“试问，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执政党，会把历尽艰辛夺取的政权拱手让给别人呢？”

第二、他认为，共产党之中确实混入少量腐败分子，但这和共产党的性质无关。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在于，共产党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国民党代表极少数地主、官僚资本家的利益。“我们不能因为共产党内出了几个腐败分子就以点代面，以偏概全。刘青山、张子善受到严惩，正说明共产党有惩治腐败的决心。”

第三、他认为，说共产党不民主是不公平的。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都有政治民主协商机制，共产党经常听取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这是有目共睹的。“如果说不民主的话，今天恐怕我们大家，包括程致远同志在内，都没有机会在这里发言了吧！”

第四、他认为，解放以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建设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国家形势是一片大好，绝不是“一团糟”。“我们在座的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解放前那种社会动荡、百业凋敝、人民流离失所的悲惨状况与现在处处欣欣向荣、人民安居乐业、饱食暖衣的状况相对照，谁好谁坏不是明摆着吗？”

“有的同志把党比作母亲，我非常赞成这个观点。”罗子滨饱含深情地说，“我们之中的每个人，有谁不热爱自己的母亲呢？可是，如果没有我们的党，能够有我们现在的一切吗？如果我们的母亲有